

蘇聯文學—— 保衛和平的戰士



維·耶爾米洛夫著 伊凡譯

北京自強書局出版



蘇聯文學是蘇維埃社會的產物；這個社會是在『和平！』的口號下誕生的。蘇聯文學的英雄們都是建設者、從事創造性勞動的男女，因此，也就是保衛世界和平的戰士們。

蘇聯文學是由莊嚴的高爾基開始的。這個偉大的藝術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創始者的傳統鼓舞着蘇聯的作家們。高爾基在文學中帶來了嶄新的觀念、形象和主題。他帶來了歷史的新的英雄——成百萬的『小偉人』，地球上一切有價值的、美麗的和有理性的事物都是他們所創造的。這些歷史的新英雄不再像高爾基以前所表現的那樣以下賤和卑微的面貌出現，而是以未來的國家的主人翁，帶有新的歷史意義的面貌出現在文學中了。高爾基作品中的英雄們渴望着巨大的創造努力，渴望着自由的勞動。他們夢想着這樣的生活：對人的偉大的愛將是生活的法律。因爲人，這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字眼啊！的確，地球上再沒有比人更值得珍貴的東西了。

高爾基從他作爲一個作家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掠奪和憎恨加以嚴厲的斥責，而歌頌對於同伴們懷着無限的熱愛的英雄。

在今天，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一個角落不知道關於那位有偉大心靈的青年唐珂

(Danko) 的著名故事了，回憶這個聰明而簡單的故事實在是永遠的快樂：

「……一羣人民迷失在黑暗的森林裏。野獸追逐着他們。大雨傾盆而下，雷在天空轟響着。青年唐珂負責把這人羣帶領出森林。但他們在黑暗中看不見道路，他們絕望了。

『爲這些人，我該怎麼辦呢？』唐珂大叫起來，他的聲音蓋過了暴風雨的聲音。

於是，唐珂把胸膛撕開，把自己的心掏出來，並把它高高舉起像一把火炬一樣照亮了走向光明與自由的道路。人民跟隨着唐珂的燃燒着的心，到達了充滿陽光的和平山谷，在那裏幸福正等待着他們。」

年青的高爾基就是這樣以新的、真正的人道主義的熊熊火炬來照亮了新文學的早期的道路。這新的、真正的人道主義是爲人類的幸福而奮鬥的；高爾基用這新的人道主義來反對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殘殺。

聰明的老婦人伊席吉爾 (Jergil) 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關於唐珂的故事，另一個是關於拉拉 (Lara) 的故事。在貪婪的拉拉這個人物身上，高爾基粉碎了那廣泛流傳的「超人」的理論——「超人」注定要統治人類的「理論」，粉碎了法西斯主義精神上的祖先、蒙昧主義者尼采的「哲學」。

所以，高爾基一開始就對厭世主義宣戰，並宣佈了他對於人類的熱愛。

往後，當高爾基的天才達到成熟的階段時，他選擇了那些雙足更加堅實地踏在地上的事物來作為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為人民的幸福而奮鬥、胸中跳躍着青年唐珂那樣熾熱的心靈的工人。

「勞動者就是主人」，高爾基的戲劇「俗物」(The Philistines)的主人公機械師尼爾(Neil)這樣宣佈。在文學中用這種有分量的字句大概這還是首次呢。這是千萬普通的男女在過去早已習慣於把自己當成歷史的犧牲品，而現在已經開始覺悟到自己是歷史的創造力量之後，對生活的新看法的驕傲而愉快的宣言。

「你必須熱愛你的工作才能夠把工作做好」，尼爾說。「我非常愛好打鐵，在你面前放着火紅的、不成形的一堆(溶鐵)，兇猛而灼熱……你用錘子捶打它，這是很有趣的，它向你噴着火熱的熔液，它要燒出你的眼睛來，燒瞎了你，打算着把你從它那裏甩開。這是生動而富於彈性的……你掄上有力的幾錘子，你就可以把它錘成你所需要的樣子……」

在這些燃燒般的語句中蘊藏着深刻的、新穎和富有遠見的意義，它着重地指出了勞動的創造性質。那生動的、火紅的、有吸引力和頑強地抵抗的有彈性的原料，正像是生活本身的象徵，它在等待着革命的變革，等待着歷史的新主人翁的勇敢的創造性的行動。高爾基作品中的主人翁把生活看成為造型的材料。改造生活，要按

照你的意思把它改造，也就是一個人生在世上要爲全人類謀幸福——這就是一種普通人民決定自由地創造歷史時，對生活所取的態度。

在小說「母親」中高爾基把新的主題非常鮮明地在文學中表現出來了。書中的一個主人公說：『我知道這樣的時代一定要到來的，那時人們互相尊敬，每個人對於別人都像一顆明星一樣珍貴……那時的生活就是對人的一個偉大的服務，而且人將被提高到偉大崇高的地位……那時代的人民是偉大的。』

高爾基曾這樣說過：『如果我是一個批評家，並且打算寫一本關於高爾基的書的話，那末我就要在這本書上說，那造成高爾基今天這樣子的力量就在於他深刻理解了勞動的偉大意義，理解了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美好的和偉大的東西都是由勞動創造的。』

只有勞動才使人够得上人的稱呼。創造性的勞動意味着對於人民與世界和平的熱愛，因爲再沒有別的東西能比勞動與戰爭、創造與破壞、這些概念之間更爲不調和、更加矛盾和更加水火不相容的了。

戰爭製造者是勞動的敵人、人類的敵人，也就是高爾基的敵人。高爾基不把戰爭製造者當做人看待，而把他們當做披着人皮的畜生，是人類的叛徒。高爾基把戰

爭煽動者當作是『一羣不負責任的、純粹的國際殺人匪幫』。高爾基曾對全體勞動人民這樣說過：

『這是你們要認識清楚的時候了。你們生活中所有一切的罪惡、不幸、痛苦與醜惡的根源就是由於有一小撮因貪婪無厭而變的毫無理性的瘋漢無法無天地統治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們浪費勞苦大眾的精力，毀滅地球上的財富——這些財富是屬於你們的。你們必須記住：在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中，由你們提煉與加工製造的好幾百萬噸的五金已被沉沒到海裏去了，由你們開發出來的好幾百萬噸的煤已被燒光了，不可計數的皮革、織物和你們勞動的其他一切的產物都被毀掉了，屬於你們的財富，屬於你們孩子的財富還正在被毀滅掉……』

『幾十萬工人正在建設着船隻，而這些船隻將被擊沉；幾千萬的工人正在製造大砲、機關槍、來福槍，而這些武器最後還是被用來屠殺你們……你們爲戰爭工作就是自殺……』

『……那一小撮戰爭煽動者還要來再次的毀滅、再次使數百萬人變成殘廢。』

『你們需要那樣的遭遇嗎？你們是有力量阻止戰爭的啊！』

高爾基暴露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與毫無意義。他是代表着那些深知道由人類的雙手與理性所創造出來的一切事物的價值的人們、和地球上真正的主人公們來說

話的。

高爾基是世界文學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勞動的詩人，他對於戰爭，是一個可怕的無情的對頭，高爾基在他的著名的論文化的論文中、揭露了那用來替掠奪戰爭辯護的種族『理論』的反動性質。『爲着滿足帝國主義頭子們想用另一次世界大屠殺來達到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高爾基說，法西斯主義提出了德國民族有權去統治全世界、統治所有其他民族的理論。『這個久已被遺忘了的、由尼采的瘋狂的頭腦產生出來的關於『白種人』優越的理論、是從印度人、印度支那人、米拉尼西亞人、坡里尼西亞人，黑人等等爲白種人所征服這一事實產生出來的。而所謂白種人有權利去統治全世界的理論，就必然導向於不但把一切有色人種、而且也把他們的白種歐洲的鄰邦都當作野蠻人看待，而應該或者被奴役、或者被消滅的。』

高爾基鼓舞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團結起來，向暴力作鬥爭，向戰爭宣戰。

『人類不能就因爲那心理不健康，和對生活恐懼，並瘋狂地爲追求利潤而腐化的一小撮醜惡分子而遭受毀滅的浩劫。』

高爾基強調地指出這一小撮醜惡分子的最反動的代表，這一羣『不負責任的、純粹的國際殺人匪幫』的代表就是美帝國主義集團；他稱呼他們爲『憂鬱』的美

國，以區別真正的民主的美國。高爾基認為『憂鬱』的美國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醜惡的文化』，是『黃色魔鬼』的殘暴的王國；他把這些寄生的、憎惡勞動的美國奴隸主，穿戴着禮帽和夜禮服的上流人物們當做社會的渣滓與廢物。對於一個從他的青年時期就已經把勞動和創造的努力作了最高估計的作家，他是永遠厭惡任何形式的寄生蟲的。在高爾基的另一篇早期作品——曾經爲人的動物——中，他描寫了一個名叫庫伐爾達的退伍的騎兵隊長；這位騎兵隊長掉進了社會的『底層』，變爲一間專供『流浪漢』居住的下等旅館的主人。

『一切都滾他媽的！我要瞧見地球突然燃燒，化爲灰燼，或者爆炸成粉碎……我要掙扎到最後，我要看到別的人先……』

『讓我們爲你——將來的囚犯——乾杯吧，』庫伐爾達對他的一位顧客說，『爲你的未來而乾杯吧。如果你殺害了一個富翁，請與我平分……那末，我就到美國去……我到那裏會使自己當選上美國的總統。於是我就要向全歐洲宣戰，給它一頓痛打。我自己要招募一枝軍隊……就在歐洲……我要招募法國人、德國人和土耳其人，讓他們屠殺自己的同胞……如果你有錢，你就能够把歐洲消滅掉……』

這和馬歇爾計劃或者什麼杜魯門主義沒有多大的差別。其實，這個酗酒的放肆

的庫伐爾達和他的『庫伐爾達計劃』和目前美國強盜的計劃、圖謀是完全一樣的。高爾基把『愛』這個概念極端地加以推崇和提高起來，遠遠超越於所有憎恨人類者的血污與罪惡之上；這個愛的概念大概比之人類任何別的概念都會更多地被濫用、歪曲和被作為欺騙的手段的。

斯大林、人類最偉大的朋友，曾鼓舞高爾基並強調高爾基的對於人民的戰勝一切的愛。

『這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加堅強有力——愛戰勝了死亡。』這是斯大林對高爾基的詩「少女與死神」的評語，在最後的幾個字上，特別加上黑點。「少女與死神」這首充滿智慧而可愛的詩篇閃爍着天真的少女的微笑，這少女的愛被證明是比死亡更加堅強有力。

在鬥爭中，愛比起憎恨與死亡是顯得更強大。這是真理。但在過去的時代裏，人類却不相信這個真理。經過三十多年以來，由列寧——斯大林教養起來的蘇聯人民顯示了愛——對人民與生活的偉大的愛——戰勝死亡不但不是『黃金的美夢』，而是地球上活生生的事實了。

蘇聯文學一開始就提出人道主義和建設性的努力的思想。正是因為蘇聯文學的

公是勞動人民，是建設者，所以爲保衛世界和平而鬥爭就並不是蘇聯文學的臨時性的主題。這是蘇聯文學的本質、基礎，蘇聯文學的哲學、美學和它的真正的靈魂。

×

×

×

×

同志們，

全世界人民

宣佈：

再不會有戰爭，

戰爭過去了。

這是蘇維埃時代最優秀和最有天才的詩人——瑪雅柯夫斯基的詩句，也是所有蘇聯文學的指針，蘇聯文學的令人鼓舞的宣言、願望。

瑪雅柯夫斯基提到那用筆桿來爲和平與創造而戰鬥的人們時這樣說過：『我們都是世界上那支鼓舞人心的部隊的兵士。』瑪雅柯夫斯基自己的畢生就是一名爲和平而鬥爭的兵士，他的每一行詩都鼓舞了爭取世界和平的進一步的鬥爭。

瑪雅柯夫斯基也和高爾基一樣，是一位歌頌愛情的詩人。他要愛來統治一切。蘇聯文學的整個歷史就是爲保衛和平事業而鬥爭的歷史。這篇論文的目的就

是要指出：愛好和平的思想，在那些今天已經成為蘇聯文學的寶藏的許多著名的作品中，有多麼強烈的表現。

蘇聯人民的感情和思想，強烈地表現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

當愛好勞動與和平的蘇聯還是年輕、並為殘酷的戰爭弄得四分五裂的時候，青年的工人們起來保衛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他們是夢想着世界的和平的。事實上，當人們不再互相殘殺的時候，這樣的日子就更接近了；而保爾·柯察金一代的伙伴們就是在互相殘殺中犧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的。

在一九二〇年，紅軍戰士當戰鬥休憩的時候集合在營幕中閒談。他們談到書籍，談到主人公為理想而犧牲殉難的書籍。談話隨又轉到他們自己同志們的英雄事蹟。一位青年戰士沉思默想起來：

『像那樣的事情只有在一個人為理想而奮鬥時才能做到……否則，他就不能堅持下去……』

『當你了解為甚麼而死的時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給你以力量。』

而這也就是為和平而戰鬥、反對戰爭的軍隊所以取得一切勝利的理由，是愛好自由的人民戰勝侵略者和奴役者、取得一切英雄般的勝利的原因所在。

『弟兄們勇敢地戰死了，他們爲着使生活變得更美麗而戰死了……』這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中的語句；這些說話好像永恒的銘記一樣把英雄們刻劃在永存的紀念碑上了。

伊凡諾夫 (Vsevolod Ivanov) 的「裝甲列車 14—69」描寫了遠東游擊隊反對美國和日本干涉者、保衛國土的鬥爭，描寫了這些由農民組成的游擊隊在共產黨人的指導之下活動的情形。伊凡諾夫很真實地描寫了戰爭的艱苦與殘酷；但是在整個故事的過程中，人們可以聽到蘇聯文學中不斷重複的音調——最好叫它作蘇聯文學的熱愛和平的音調。這個主題清楚地表現在作者一段抒情的插話中：

『地上傳來一陣秋天草地的清香——新鮮、溫和和令人奮發的清香。』

『柔弱的樹林被黑夜籠罩着，靠近着你，愉快地擺動着——人是它們的主人。』

『我知道！』

『我相信！』

『人也在擺動——人也是樹上的一葉，一顆巨大而美麗的樹的一葉。天空與地球都屬於人——而人本身就是天空和地球。』

『信任一切，知曉一切，愛一切——這是多好啊！』

『事情必須這樣。將來會變得這樣的——永遠地並且在每個人的心裏都是這樣。』

這就是蘇聯人民的思想與感情。游擊隊員們爲這個思想與感情而戰鬥，爲着讓他們信任一切的這種生活而戰鬥，爲每個人心裏的愛而戰鬥，爲全世界的美，地球與大自然的美而戰鬥——大自然正溫柔地向更熱愛它和它真正的主人伸張着雙手。游擊隊員們爲巨大的幸福，爲豐富的生活，爲一切人之間的和平而戰鬥。

布爾塞維克黨人向全世界所宣佈的維護一切民族間的友好這個單純而偉大的思想，是這樣深入游擊隊員們的心，以至於使得他們與受俘的一個美國戰俘之間有了共同的語言。

當游擊隊員與美國戰俘的談話結束時，美國兵揮起他的帽子，大叫起來：

『帝國主義？打倒它！』

『打倒帝國主義！』這就是結論，遠東農民游擊隊與美國戰俘共同得出來的結論。

蘇聯文學的古典作品，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每一字句都肯定了對於暴力的勝利，肯定了干涉者的殘暴與愚蠢，肯定了對於帝國主義野獸的瘋狂的仇恨的勝利。這是一本巨大而真實的書，在它每一行裏都表示出生活本身就是反對戰爭，反主

人對破壞而呼喊着和平的。在「靜靜的頓河」一書中，充滿了關於普通人民的苦痛的命運的描寫——這些普通人民被靠戰爭爲生的、和平的敵人所蒙蔽，被他們所毒害，被他們拖進可怕的反人民的戰爭漩渦中，而殘酷地破壞了自己的生活。「靜靜的頓河」一書嚴厲地斥責和平的破壞者及其謊言，「靜靜的頓河」這一史詩般的作品從頭到尾都充滿着人民對於良好秩序和富裕生活的不可抑止的渴望，充滿對於和平與勞動的愉快的渴望，而這和平與勞動的愉快對於書中主要的主人公來說却永遠不可復得了。這一悲劇的收場是非常令人悲痛和憤怒的。在作者描寫被拋棄的、荒蕪的土地上懸掛着憂鬱的太陽這幅令人難忘的圖景上象徵着葛利高利·麥列霍夫的淒涼的遭遇。這情景有着史詩的譴責力量。

願那憂鬱的命運襲擊所有那些生活與愛的敵人、人類生活的破壞者吧！願那憂鬱的太陽的無情的光芒把他們毀滅、燃燒成灰燼吧！這就是人民對於那些想望阻礙人類快樂生活的戰爭煽動者們底咒詛！

蘇聯的許多作品描寫了蘇聯普通男女們的熱烈的、蓬蓬勃勃的創造的努力；他們把祖國從十四個國家及他們「自己的」反動派的陰謀進攻之下挽救出來，而着手於

偉大的建設事業。他們還穿着軍裝，回到他們的在沉睡中的、殘破不堪的工廠和故鄉來了；不管他們的名字是叫格列勃·朱瑪洛夫——格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的主人公，「士敏土」是蘇聯文學中第一本描寫蘇聯人民愉快的、自由的、建設性勞動的小說；或者叫烏凡第葉夫——列昂諾夫的小說「酒徒」中的紙廠建築主任；或是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的達維陀夫，這些英雄人物是蘇聯人民的巨大的創造力量的典型，這種偉大的力量只有在新的、蘇維埃社會中才能發揮出來；而它因為在戰爭的破壞中受到壓制和預知將來必定得到發揮，因而就變得更加不可抑止和顯出戰勝一切的威力了。

格列勃·朱瑪洛夫——「士敏土」小說中的主角，是一個工人，他參加了內戰，後來成為蘇聯一個工廠的經理。由於朱瑪洛夫的創造努力的熱烈，和對於建設的熱忱竟吸引了、爭取了資產階級的舊式專家克列伊斯特——這是一個昨天還對新制度的敵人表示同情，被歷史的暴風雨弄得驚惶不知所措的人物。戰鬥剛剛結束，飢荒、破壞。工廠是機器的墳墓。朱瑪洛夫與克列伊斯特談論。格列勃·朱瑪洛夫說：『專家同志，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面前有一場殘酷的戰鬥……這場戰鬥比火綫上的戰鬥更加困難。經濟戰綫可不是開玩笑的！你看：所有這些人都巨是

你的天才與雙手的產物。這個墳墓必須恢復過生命來，專家同志，我們必須使它重新呼吸。我們已經取得勝利的整個蘇聯，都向我們呼喚。日子在前進，它將變得更加光輝燦爛，到處都出現我們從未見過的高樓大廈和機器。人不再是奴隸了；他將變成爲主人，因爲人們生活的基礎是自由的、受人歡迎的勞動。」

「士敏土」中的主人公們都熱烈地投入了勞動，好像投入一場爭取和平的戰鬥中一樣。

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在一個農民會議上說：『我們目前關心的不是打仗，我們不願那田野讓鮮血所淹沒。我們目前是從事國家經濟建設。那些大人先生們和將軍們不給我們片刻的休息；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寧可是我們的不幸；……但是我們關心的不是要打仗，我們是要在土地上工作；人不是生來爲着打仗的，而是爲着在田裏工作、爲着和平的勞動……』

不管敵人們怎樣費盡心機，可是在蘇聯人民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土上，已經輝煌地出現了以前所未有的『高樓大廈和機器』了。這個國土的主人不是暫時性的，而是永久的主人、而且他們建豎起來了一座新的永久的大樓。蘇聯文學的主角這個本質的特點——對於建設的渴望、認定自己是從事永久性的建設的信心，和使得敵人

們吃驚——是在蘇聯作家的作品中深刻地表現出來了。

當瑪雅柯夫斯基訪問美國的時候，他對於美國生活那種把一切都看作暫時的、自私自利的性質，感到深惡痛絕。他以一個建設者和創造者的眼光看穿了所謂『美國生活方式』是怎麼一回事，並指出了美國生活方式的自私自利這一典型的特點——而這一特點自從瑪雅柯夫斯基訪問美國以後二十五年以來已變得更加顯著和突出了。

一面是創造者和主人翁從事永久性建設的渴望，一面是好詐的商人的冒險、自私自利、把一切都看作暫時的——這就是二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兩種不同的典型的表現。

在那把一切都當作是暫時的國度裏，它當然是毫不痛惜地破壞一切，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騙子們和『暫時的人們』是既無創造性的建設，也不珍貴文化的。他們只知道利潤；利潤就是一切；對於他們來說，利潤以外就不存在任何東西了。這是一個瘋狂的、妄誕的王國；在這裏，生命是無所謂的，它對於現在和將來都毫不負責任。這就是那些被社會所拋棄的可卑賤的，製造混亂、破壞和戰爭的人物的思想與生活的典型，他們這些人就是大資本家。

凡是從事永久性建設的人，他在本質上就是保衛世界和平的戰士。